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青花缸裡，睡蓮如詩

紀方亮

初夏時，表弟網購了幾株睡蓮根莖，分我一棵。平日只愛賞蓮，待到親手栽種，才發覺自己對它的習性竟一無所知。翻遍養蓮攻略，終於將那顆黝黑的根莖安頓進朋友棄用的青花瓷缸。菜園土墊底，芽尖微露，注半缸清水。濁浪翻湧間，加入鵝卵石與河沙，次日缸水已澄澈如鏡。過幾日，兩片新葉浮在水面，蜷曲如嬰兒攥緊的拳。

溫度漸升，嫩葉舒展出心形的輪廓，邊緣暈著紫紅，被纖長莖稈牽著在水面遊蕩。表弟添了把風車草植于缸裡，鄰家孩童又投進十幾尾河魚。青花缸漸成一方小世界：蓮葉如碧舟輕晃，綠莖筆直衝天，魚群終日銜尾環遊。路人經過，總要駐足觀賞。

蓮葉從兩片蔓延至五六片，顏色由黃綠沉澱為墨綠。一日清晨，突然發現葉叢中擎出一支花苞，裹著黃綠襁褓，頂端露出一線粉白。

“叔叔，睡蓮的花漂亮嗎？”趴著缸沿的孩子們眼睛亮晶晶。我摩挲著缸沿青釉：“用心種的花，定然是美的。”

花開在第二天的上午。一朵睡蓮正浮在水面，花瓣從外向內漸次變幻：最外層是帶著露氣的淺綠，向內過渡到瓷白，再洇出胭脂粉，最終在花心聚成一簇金黃花蕊。

陽光穿過花瓣，整朵花像一盞琉璃燈。

傍晚放學的孩子們卻撲了空。“花呢？”他們扒著缸沿尋找。昨日緊閉的花苞，此刻又嚴絲合縫地合攏了。路過的老人大笑：“睡蓮姑娘性子倔，白天梳妝夜裡睡，明天清早再來瞧！”

第二日是週六，不用起早上學的孩子早早就蹲在青花缸邊。

我們看著花苞在晨光中緩緩鬆動，外層萼片次第舒展，露出內裡嬌嫩的粉白。有孩子突然喊：“快看！花瓣在動。”原來是一尾河魚受了驚，碰了花苞，花瓣搖曳著，像是在跟孩子們打招呼。

此後的幾天，這群小看客上學放學，特意過來看睡蓮。我們見證著這朵睡蓮如何每日清晨抖擻精神，傍晚又羞澀合攏，直到第六日清晨，它再未醒來——花瓣零落水面，像一隻擋淺的粉舟。孩子們數著漂散的花瓣：“正好開了五天，和書上說的一樣。”

看著缸裡很快又冒出新的花苞，總會想起第一朵睡蓮綻放時的清晨：澄澈的水面映著天空，風車草投下修長的影子，十幾尾小魚如同儀仗隊，簇擁著那朵徐徐打開的蓮花。

而比花更動人的，是那群數著花瓣的小手，和此起伏的童聲。

一缸一蓮一世界。原來睡蓮最美的時刻，不在綻放的剎那，而在有人願意為它停駐的瞬間。

夏日種菜記

范天偉

夏日種菜，最是熱鬧。天光潑辣辣地曬下來，地裡頭的茄子、黃瓜、西紅柿，都油亮亮的。我提著竹篾編的菜籃子，踩著露水未乾的田埂，腳下是鬆軟的泥土，一踩一個窩，倒像踩在雲朵上似的。

種菜這營生，講究個「時令」。春種秋收，夏忙冬藏，老祖宗留下的規矩，錯不得分毫。六月天，正是黃瓜上市的時節。那藤蔓爬得歡實，順著竹架攀上去，綠葉間綴滿細碎的黃花，風一吹，便簌簌地搖，像是向過路的人點頭致意。

茄子更是耐看。紫皮茄子渾圓飽滿，像一盞盞小燈籠；青皮茄子細長，倒有幾分文人的風骨。種茄子的地要深耕，底肥得足，農家肥最是養人，一季下來，茄子棵能長到齊腰高，結的茄子也厚實。摘茄子時，得用剪刀，齊根剪斷，留一段莖稈，免得傷了茄棵。新摘的茄子，切絲炒蒜，或是蒸熟了拌醬，都是極鮮的。若是放久了，皮色發暗，便沒了那爽口的勁兒。

西紅柿最是嬌氣。苗要育得壯實，移栽時得護著根須，稍有不慎，便蔫了。待結了果，紅彤彤的，像瑪瑙珠子似的，襯著綠葉，好看極了。可摘時也得小心，手指稍重，皮便破了，汁水淌出來，沾一手黏膩。熟的透的西紅柿，掰開瓢，沙瓤綿密，酸甜適中，是夏日解暑的良物。未熟的青果子，切了醃漬，配粥倒也別有風味。

種菜的人，最懂「守望」二字。每日清晨，總要到地裡頭轉悠一圈，看看苗長得如何，有沒有被蟲啃了葉，有沒有被旱蔫了莖。澆水是個細緻活，不能用大水漫灌，得用桶裝了，一瓢瓢舀，緩緩澆在根處。若是遇上連陰雨，還得忙著排水，生怕地澇了，傷了菜根。

日頭毒辣時，便尋一處瓜棚歇腳。竹棚底下，陰涼透風，鋪一張草蓆，躺下小憩。耳畔是蟬鳴陣陣，間或一陣風過，攜來泥土的腥氣和青草的芬芳，混著汗水的鹹澀，倒生出幾分快意。

種菜的日子，清苦，卻踏實。沒有市井的喧囂，也沒有世事的紛擾，只守著這一方泥土，看種子發芽，抽苗，開花，結果。收穫時，摘一籃新鮮菜蔬，送給鄰舍，換來幾聲誇讚，或是留著自己下鍋，滋味總是格外香甜。這或許便是農人的哲學：不貪多，不嫌少，守著時令，守著本心，日子便像地裡的菜，一茬茬長得青翠。

暮色漸起時，扛著鋤頭回家。晚風拂面，吹散了滿身的暑氣，回頭望那一片菜畦，綠意盎然，在夕陽下泛著柔光，淡雅而生動。遠處炊煙裊裊升起，知道家中溫粥已備，只待歸去，心裡頭便暖融融的，像是吃了一顆熟透的甜瓜，從喉頭甜到了心尖兒。

夏日種菜，種的不只是菜，倒像是種了一季的希望，一季的安寧，種在了這滾燙的歲月裡，生根，發芽，開花，結出生活的本味。

西瓜的情愫

黃淑芬

炙熱的太陽穿過院中桂花樹，灑下一地斑駁樹影，有熱烈的蟬聲從樹上傳來。父親躺在堂屋的竹床上打著呼嚕酣然入夢。我卻睡意全無，躬著身子輕輕地移動步子，悄悄地挪到院中水井邊，井水映出我緊張的半邊臉。

我伸手抓住井繩往上一提，一個滾圓的青皮西瓜露出水面，這就是讓我心裡掛念睡意全無的「傢伙」。看到西瓜還在，我放心了。父親在鎮上的畜牧獸醫站上班，今天休班回家，路過鎮裡的瓜地順手買了一個，他知道我和妹妹喜歡。

夏季是瓜季。西瓜、哈密瓜、金瓜……前赴後繼的陸續上市，大街小巷的水果攤上都有它們滾圓、臃腫的身影。可是，在眾多的瓜類中我還是喜歡吃西瓜，不只是因為它的甜，還因為捧著西瓜大口咀嚼，聽著「沙沙」聲傳來，它能帶給我一種酣暢淋漓的爽快。

我們村有人曾種過西瓜，但是種出的西瓜剖開一看不紅也不沙，其他村人說不是沙土造成的，所以才種出這樣的西瓜來。那人不信邪，第二年他接著種，聽說他換了西瓜種籽。白天辛苦耕耘晚上還到瓜地裡守著，從春忙到夏終於盼來成熟，那天他滿懷高興地一刀剖開一個讓村裡人試吃。這個西瓜瓜瓢是紅了，但是吃到嘴裡卻淡而無味。村人們吃著不敢多言，只是對那人說：「比往年好多了。」那人的臉色由白轉紅，他惱怒地拿起刀來把剩下的西瓜剁碎。後來，村裡再沒有人種西瓜了，人們想吃西瓜就得去鎮上買。這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了。那時，在農村想吃到西瓜也還不是容易的事。父親是公家人，我們家在村裡屬於手頭較寬鬆的人家。

我對西瓜的喜歡，還夾有一些複雜的心裡。那年我財院畢業，想在縣裡上班，父親托人打聽後，知道隔壁村書記的遠房侄子是縣財政局副局長。

父親與母親商量後買回三個大西瓜，第二天，他帶著我親自找到那位副局長，在辦公室父親跟副局長介紹了自己一下，又扯了兩個村的一些事情，接著父親大概說我畢業想找一份對口工作的事，也許人家副局長根本沒空或者又是什麼其他原因，說不了兩句忙著打電話。父親吩咐我把兩隻西瓜放在辦公室的角落，父女兩人告辭出來。

父親買回的三個西瓜，送了兩個給局長，剩下一個留家裡吃。那天晚上吃完晚飯後，我們剖開時才發現西瓜是白色的瓢，我把刀一扔再也沒有心情。父親看了瓜一眼，拍著桌子說：「好事讓我給搞砸。」母親抱愧地心裡勸父親：「可能，送走的兩個瓜是好的呢？」父親歎氣說：「看娃的命運吧，靠自己。」後來，我沒有去縣裡工作，聽父親說，那年國家搞改制，所有的公家單位不招人也不聘用外來人。看來，真不是瓜的事。

從那以後，每次看見西瓜，我都會想起我提著西瓜，跟在父親後面去找工作的事。每逢夏季，我還是喜歡西瓜，不僅僅是吃還夾有一種淡淡地說不清的心情在裡面。

文藝副刊



海韻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溫陵氏 宓月 595期

孤獨是毫無破綻的鍍層（外七首）



雨然，詩人。中國詩學會會員，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現為四川省散文詩學會副秘書長、綿陽市作家協會青少年文學委員會主任。出版詩集《止痛的碟剝片》。詩文散見于《四川文學》《星星》《散文詩》《揚子江詩刊》《中華文學》等刊物，部分作品入選《2013年中國當代散文詩》《二〇一四詩歌百家精選》《中國當代愛情詩精選》等選本。先後獲得詩刊社「我為三沙寫首詩」優秀獎、「鼓浪嶼詩歌節」三等獎等多種獎項。

把鐵和真相鑲嵌在一起
生銹的陽光無法照亮窗台
這些不懷好意的干涉條紋
從肺部開始污染。廣玉蘭、紫葉李
扯下面積打濕的風衣

去掉切割紋路、打上馬賽克的天氣
砂紙的光澤在高速旋轉中複製
早已忘卻目數、煽動人心的詞語
聚光燈下，魚缸裡的自由

披上清晨鳥鳴，真空玻璃上點到為止

變藍、發黑，包漿的目光
略帶毛刺和灰邊
在開得燦爛的櫻花樹下退避三舍
貼進肉裡的藍色
流水線上唯一的生機

星期六偶記

高壓水脫蠶，打濕清晨
和無處安放的目光。反光條
撕不下來的冬天，橙色制服
合上一個城市的開關
早上八點前，籐蔓植物
和非議，絕不連累低空飛行的鳥
柚子樹，看穿並不說的天氣
手勢為大多數人的自由放行
你得在八家堰繞行，減速帶
拖住思想，爛尾樓，孩子的呼吸
這些安裝在後視鏡裡
比生存，還遙遠的偶然事件

偶遇

短袖的反光條貼滿夜色
路燈光抽出的日子
被倒春寒逼到牆腳
紫葉李，放棄輕嗽聲
不被業主的影子切割
獨輪車扭出的曲線，拉扯著
地磚的縫隙完成一次偶遇

百花樂園

迷宮一樣的枝頭掛滿陽光
風不會輕易駛入兩棵柏樹
保持蹦床的彈性，孩子的笑容
才是治癒倒春寒的藥引
拱門裝下蝴蝶的翅膀

沿著彩虹滑道，飛翔
紫色小花和泥土的不解之緣
被蜜蜂洩露了天機

黃花風鈴木，繞道
在蝌蚪尚未發育的水中
在燈籠尚未褪去色彩時
舉起自己的虞美人

當她說出——

南方的鳥群，在天空畫畫

追尾的反射弧

冷空氣從玻璃上撤退
廣玉蘭舉起火焰，點燃清晨
經開區變得喧囂、躁動前
拖拉機從濕滑的水泥路面緊隨其後

鳥群的聲音尚未站穩
右轉燈驅散的人群
在小攤的三輪車邊結成露珠
或隱入灰色的工廠大門

拒絕這個身份的同時
卻又害怕成為肇事者
大多數人都將活成一棵香樟樹

二環路邊的油菜花地

把心情修剪得如此平整
以至於飛鳥隻身通過的
樹與樹的間距，僅能裝下
泛白的屋頂，幾縷炊煙
給日子設下界線
流水才回到最初的位置
似乎，睫毛上發燙的陽光
才能把記憶切割成規則的田野

胡豆花長滿的眼睛
注視著害羞的麥穗

這些油彩逐漸填滿山坳
故鄉，從前那麼真實的乳名
現在只能一閃而過
成為後視鏡，讓人牽掛的風景

大寒

被濃霧困住，藍色的旗子
在人工噴泉、枯萎的構樹
工業區鱗次櫛比的屋頂，孤身犯險
木龍河超市剛掛起的小招牌
擋住穿西裝、提公文包的男人
等待和冷落沒有區別

失眠的草未修邊幅
被清晨擠出丘疹型痘痘
不出晌午，太陽會出來的
暖冬已告知每一天的行程
不需要廣告牌
網絡渠道或短信，提醒

到了這個年齡，不得不承認
橫向生長的腰圍
逐漸荒涼的心境
見過多少風格迥異的河流
也找回童年的果園

期許

把解酒酶捧殺到七層
百尺高樓在脚下，比如
被風捕捉的鐘聲
繼續自言自語
四兩剛好，不省人事的蜂膠
會成為尼古丁的困擾
根須和泥巴言和

至於「筷子花」裡的詞牌
桃花，鳳尾和小橋上的遇見
茅屋溜出秋風的檔期